

亚、非文学丛书



# 丹貝拉·

宋塔尼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印度尼西亚)

# 丹 貝 拉

宋 塔 尼 著

黄 元 焕 譯

黄 祥 坤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 丹 貝 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阳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1270 字數127,000 开本 850×1168 紙  $\frac{1}{32}$  印張 8  $\frac{1}{2}$  插頁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8900 冊  
定价(3) 0.83 元

## 亞非文学丛书編輯例言

亚非各国和各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学传统，千百年来产生过无数伟大的作家及作品。现代的亚非各国进步作家也正在继承着这一光辉传统创造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每一民族的精神劳动的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历史上，它曾成为亚非各国和各民族文学独立发展中的借鉴，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也起过深远的影响。自从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亚非，亚非文学受到了横暴的摧残和压抑，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被迫陷于中断。但是今天，亚非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亚非文学必将重现其不朽的光辉，为全人类的进步文化事业继续作出有益的贡献。

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亚非文学丛书”的目的就在于系统地介绍亚非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使我国读者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了解东方各国人民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和斗争，以及东方各国文学的传统及其发展情况。

这套丛书目前将以现代作品为主，特别是苏联东方各民族及朝鲜、越南、蒙古反映人民过去的斗争及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优秀作品，以及一切亚非国家反映反帝反殖民主的革命作品。部分古典和现代作品已收入我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及“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这套丛书里皆不重复；无比丰富的我国古典和现代作品，全部不包括在本丛书之内。

## 前　　言

本書的作者沒有为他的作品写序，也許他認為他的作品的故事情节及主題思想都已十分明白，讀者尽可以自己去体会和分析，无須多說了。

但对异国的讀者來說，事情却并非如此。因为异国的讀者对書中涉及的历史事实及社会情况，可能有些隔膜，所以在这里作一些交代，譯者認為是必要的。

這是一頁殖民主义罪恶的历史，是一篇控訴，同时也是对本民族精神病态的自我剖析。

这本書揭露了荷兰殖民主义者最初来到印度尼西亚时在班达島香料买卖中的暴行。

班达（伦托尔）群島——本書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群边远的、孤悬大海中的小島。我們翻开印度尼西亚地图，几乎找不到它的蹤迹。即使在分省的的地图上，也只能看到几粒小圓点。这个群島和馬魯姑（旧譯摩鹿加）群島一起，以盛产豆蔻及丁香著名于世，有“香料群島”之称。在十六和十七世紀，这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外国商船往来頻繁，西班牙人，英国人及荷兰人前来收買香料，国际貿易极为繁盛。

殖民主义者最初到东方来时，跟海盗沒有什么分别。虏掠搶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流行着一种口号：“在好望角的

班达人与荷兰人之間的矛盾、荷兰人与英国人之間的矛盾以及班达人民內部的矛盾(村長普柏打等人与卡威士达等人之間的矛盾)，构成了本書錯綜复杂的故事。当然，在这許多矛盾之中，班达人与荷兰人之間的矛盾是主导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貫穿全書的一根紅綫，是作者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精神。

作者是巽他人，1920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剪玉(西爪哇)。他在万隆的“成入学园”毕业后，因为家里貧苦，沒有繼續升学。他对文艺的爱好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曾經用巽他語写作，作品发表在万隆的報紙上。在殖民时代，他在雅加达文化局做个小职员，在独立时期，到打橫县当公务员，并协助当地广播电台工作。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他回到首都，在国家图书出版社(Balai Pustaka)編輯部任职。1957年，他曾經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連同其他六位印度尼西亚作家一起訪問中国。

作者以历史小說丹貝拉(Tambera, 1948年初版)而进入文坛。以后写的多是剧本和短篇小說。剧本有飯館之花(Bunga Rumah makan)、阿瓦尔与米拉(Awal dan Mira)、可惜有別人(Sajang ada Orang lain)及天上有星(Di Langit ada Bintang)等；詩劇有笛子(Suling)、桑古里昂(Sangkuriang)。短篇小說集有倒霉的人(Orang Sial)。在印度尼西亚現代文艺中，作者被列为“1945年的队伍”的作家。所謂1945年的队伍，是指印度尼西亚1945年独立后出現的作家群，用于区别老一輩的作家群，如“新作家派”及“八十年代的作家”。在独立后，作家們生活在自由的气氛中，不管是語文风格和作品取材，都与老一輩的作家不同。如果說老一輩作家的作品多是描写反封建、反礼教及爭取婚姻自主的斗争，那么在“1945年的队伍”作家的作品中就可以嗅到独立革命及反殖民主义的气息。

丹貝拉——本書的主人翁，是一個懦弱的、充滿了幻想的人物，由於和荷蘭人的接近而瞧不起本民族，由於對一位荷蘭少女克拉拉想入非非而去當雇佣軍，遠離了當地人民，遠離了父母。作者毫不留情地鞭撻了他。和丹貝拉性格相反的人物是卡威士達，這個人物具有叛逆的精神，後來變成了暴動的領袖。作者歌頌了他。村長音柏打，是一個固執的、落伍的人物，作者替他安排了適當的下場。作者又以“苦涩的微笑”描述了馬魯科、烏巴尼等人的命運；作者對這些平凡的人物懷有深厚的感情，但也不掩蓋他們身上存在着的弱點。

》這本書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同時也有很大的藝術成就。從本書開頭，作者就以一股強烈的藝術力量吸引著讀者，使讀者非一口气讀下去不可；作者對所塑造人物的愛憎，也引起了讀者的共鳴，這都可以說明作者的成功。

殖民主義者從海外掠取了巨額的利潤，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積累了資本。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文明中，除了本國人民的血汗外，還有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在內。從這個角度來看，描寫殖民主義罪惡的作品，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殖民地人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在世界廣大地區，還是存在着許多殖民地。殖民主義者還在作垂死的掙扎，或者是在改頭換面，以繼續維持其殖民統治。描寫殖民主義罪惡的作品，對喚起世界人民詛咒和憎恨殖民主義制度，並起來推翻它，也會起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說過，殖民主義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殖民主義一天不消滅，世界和平就沒有保障。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需要暴露殖民主義罪行的作品。

反對殖民主義是亞非人民共同的語言，即使亞非各國的語言文字不同，但它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如果本書能打

动我国讀者的心絃，應該說那是因为彼此心灵相通的緣故。作者的文字很优美，整个書本充滿了深厚而委婉的感情。譯者在翻譯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有的风格，不过譯者是从事翻譯工作不久的青年，汉文及原文的修养都很差，难免有誤譯或表达不够的地方，这一切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本書能够和讀者見面，應該感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此外还要感謝負責本書校訂工作的黃祥坤先生及在翻譯过程中不断給予鼓励和关怀的朋友。

譯 者

东方沒有上帝。”这句話实在是殖民主义者海盗式行为最好的写照，也許因为沒有上帝的緣故吧，喪尽天良、无法无天的事情他們都可以做出来。

关于班达島香料买卖中的史实，沙努西·班尼所著的《印度尼西亚史》有一段話，現在摘录如下：“由于班达人把豆蔻卖給爪哇人，馬来人及欧洲人（非荷兰人），几乎全部的居民（約15000人）被杀。800人被带到巴达維亚作奴隶。他們受到殘酷的摧殘，以致六个月内就有170人死亡。班达的土地被分給前荷兰軍人。”自然，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决不止那一点。但从简单的摘录中，也可看出其殘暴之一斑。荷兰人比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来得更迟，他們初來，不能不滿口甜言蜜語，在香料买卖中条件也比較好；甚至于在某些方面，不能不协助当地人民进步。可是，只要他們地位巩固了，就原形毕露。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以談判和訂立“买卖合同”的方式按照市价收購当地的貨物，而最后确立了自己的絕對垄断，便强行按照任意規定的低廉价格收購一切貨物，置当地人民于死地。当地人民起来反抗，他們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血腥的鎮压。

班达人民是勤劳、善良和智慧的，同时也是勇敢的。可是他們終于敌不过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狡猾和殘暴。他們在反抗中死亡，未死的也被放逐。他們的豆蔻园被沒收，整个群島的人口減少到惊人的程度，一切都籠罩在死亡的气氛中。

自然，这本書不是历史教科書，而是文学作品。一本以历史为題材的文学作品，是无須一模一样照着历史来写的，容許作者注入他的感情和他的看法，只要沒有歪曲它的历史本質。作者以历史的材料和丰富的想象力，以无比的热情和雄渾的气魄，為我們創作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 目 次

1	吉格打家族.....	1
2	西方人.....	17
3	准备.....	30
4	进步协定.....	40
5	秘密协定.....	53
6	履行协定.....	62
7	相識.....	71
8	飄搖.....	87
9	失落.....	102
10	生財之道.....	113
11	痊愈.....	131
12	上峯的命令.....	138
13	建筑城堡.....	153
14	侵扰.....	170
15	买卖合同.....	178
16	离家.....	189
17	工作.....	202
18	援助.....	207
19	母亲.....	219

20	风暴	224
21	投降	238
22	平静	250

## 1 音柏打家族

这是公元1599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巴德拉南山脚下的古巴拉谷山川如画，四周是一片悦目的自然景色，到处是动听宜人的声响。沐浴在金黄色阳光下的丘陵山坡缓缓向远方伸展，在朝阳的光芒下闪烁着，仿佛在和山脚下绿油油的草地争艳。从榕树下，伴着湿润的和风传来了抑扬动人的男孩子的歌声。调子很简朴，是一首儿歌；可是这歌声是那么嘹亮，它给整个山谷带来了生的气息。眺望这一片溢着和平气氛的景致，有谁能够不为之而神往呢？

村庄里的居民对那孩子的晨歌并不陌生，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会问那孩子是谁，也没有人想去惊动他。

我们若从近处看，就会看到这男孩子不是单独一个人，离他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比他年纪略小的女孩。他大约十二岁，那女孩只有十岁。

从他们当时的举止看来，这两个小孩与那些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孩子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在一起不但没有相互戏笑，而且连话也不大讲。唱完歌以后，男的靠着榕树干坐下来，向四边眺望着，他的同伴就在忙着拾取燃料的树枝。她这样沉默，并不是因为害怕或者不敢和他攀谈，而是因为她了解她的同伴喜欢沉默。

坐在树下欣赏风景，他感到多么快活啊。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蔚蓝的班达海。他面前的大海不时推拥着雪白的浪花奔向海滩，显示着它那虽不巨大但却是坚持不懈的力量，好象要把那离海岸不远的村庄淹没似的。在村庄对面的海岛上，矗立着阿比山，好象是个盘腿而坐的巨人，山的岭峯高聳入云，在旭日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片金光，好象巨人在骄傲地大笑，自詡它自古以来就是班达群岛的看守者，自詡他有权力决定班达是否要淹没在蔚蓝的海洋里。

这就是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致——一边是企图吞噬村舍，一边是村舍的守卫者，这对立的景致使孩子看了嘴角上不免慢慢地泛起微笑。

“你尽管发狂吧，海呀！”他在心中说：“你继续守卫着吧，我的高山呀！我喜欢眺望你……”

在微笑中，他那黑色的充满着幻想神情的眼珠放射出光芒，使他那清皙的脸孔更显得光彩。看起来他是多么高兴啊。他的只穿着一条短裤的瘦小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一条毛虫正在他的身上爬动。

幸而那毛虫已被他的女友看到了。可那女孩并不立即告诉他，而是惊叫起来。她惊叫以后，才指着那条毛虫说：“毛虫，丹贝拉！在你背上有毛虫！噫！”

他轻轻地一弹，就把那条吓坏了他的同伴的毛虫从自己的背上弹到地上了。

“弄死它吗？”

“不，丹贝拉，可怜它吧。”他的同伴说。

“它不是使你害怕么，娃德勒？”

“不过它也象我们一样要活命。”

“对，可怜它，让它活下去吧。”

他用树枝挑起毛虫，放在树叶上。

“我拣到香菇了，丹贝拉，你看！”娃德勒一边说，一边给他看。

“你为什么把它拔下来？香菇不是也要活命吗？”丹贝拉说。

娃德勒只是微笑。

“我们拣来吃呀。”她接着回答。

“你要回去了吗？”

“你呢？”

“我还不想回去。”

“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女孩子不是要早回家吗？娃德勒。等会儿你爸爸会找你。”

“他不是知道我跟你出来吗？”

“可是他不允许你跟我跑得太远。”

“噢……”

“我还要到那不许你跟去的地方，到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到什么地方去？”

“我要象海一样，娃德勒，漂到那不知道目标的地方去。”

他指着那不平静的海。

“如果这样，”娃德勒说：“如果这样……就让我象那座阿比山一样，看着你去，又等候你回来吧。你会去很久吗？”

“我爸爸不爱我，我就不回来。”

“可是明天，也许后天，你爸爸就会爱你的，丹贝拉。”那女孩子同情地说：“但是，嗯……”她低着头又说：“也许我会先离开你，不是你离开我们。”

“为什么是你离开我呢？”

“因为我和我爸爸寄住在你的家里，事实上……”

“不，”丹贝拉接上說：“我媽媽是你爸爸的亲妹妹，你又沒有媽媽，你和你爸爸不可能离开我們。”

“但是，丹贝拉，昨天晚上你沒听到么？”

“什么？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到他們又吵嘴了，丹贝拉。現在，唉，不知道为什么，現在我也一直想着我爸爸。”

“大概是因为他不許你跟我离家太远。”

“不，恐怕是因为他們現在又在吵嘴，丹贝拉。你在这儿还要停留很久嗎？”

“你瞧，我和你一起出来时，你总爱这样問我。”

“啊，不，丹贝拉。我不是要回家。”

他們又沉默起来。丹贝拉輕声吹着口哨，尽情地欣賞那拂人的凉意。娃德勒繼續不停地拣树枝，可是那女孩子不象刚才那样起劲地劳动，她不时因为想起了家中的父亲而发楞。

“你想回去，娃德勒？”看到他的表妹一直望着村庄，丹贝拉問。

“噢……不。”她回答。

“我們回去吧。”丹贝拉一边說，一边站起来。

太阳还没有升高，它的光芒开始越来越热。他們两人离开了那个地方，先是爬山，以后抄小路一直下山。

正如刚才一样，他們在路上很少交谈。对丹贝拉來說，似乎是没有暇开口，他尽情地欣賞山川的景色，眺望四周的风光。他每天都看到海，可是他仍然不放过他每天看到的海，他时刻都看到村庄，可是他永不餍足地注视村庄。現在他从远处眺望，从高处俯瞰这一切。他看到的海不象平常看到的那么波涛汹涌，看到

的村庄也不象平常看到的那么污秽。

村庄显得那么清洁和宁静，在树荫下的村舍显得那么整齐和安详，仿佛在和那美丽的海相比美。村里几所房屋升起了缕缕黑烟，表示居住者生火做饭。偶而听到狗吠和公鸡啼鸣，划破了宁静。

正是这一幅景致，使丹贝拉无暇谈话。直到他的视线被小路两旁浓密的灌木丛挡住看不到村庄和海以后，他才开口。

“你在前面走吧，娃德勒。”他說。

“让你先走。”他的表妹答道：“如果树上的毛虫掉在你背上才会有人发觉呀。”

“你怎么能說毛虫就不会落在你背上呢？”

“唉，你吓唬我。”

“你怕，你就應該在前面走。”

那女孩子不再反对，走到前头，丹贝拉跟在后头，口里不停地吹着口哨。

远处，在他們將經過的道路上，站着一个男孩子。年約15岁，皮肤白色，头发金黄，眼睛蓝色，衣衫和褲子很讲究，正愉快地呼吸早晨的空气。自看到这小孩以后，一对表兄妹的兩顆心不由自主地卜卜地跳动起来。

当他們走近那孩子的时候，他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那孩子站立在小路上挡住他們前进。走在前面的娃德勒退了回来，回头望了望丹贝拉，暗示他去应付她所面临的人。

“不要妨碍我們，維薩諾。”丹贝拉和气的說。

“你为什么不向我行礼？”那拦路的孩子說：“你忘記了我教給你的西方礼节？你忘記了早晨必須向別人行礼嗎？”

“我忘了。”

“那是野蛮人的性格，班达人的性格。行礼也忘了，记得的只是禽兽的行为。我不难推測你們在古巴拉谷里干了些什么事。”

“什么？”

“娃德勒的面頰上有痕迹。”

“什么痕迹？”

“你还裝傻，娃德勒的慘白的脸孔已足够証实我所怀疑的了。”

“那么，你怀疑的是什么？”

“你在那里吻了娃德勒。”

“我干么要吻她？”

听了他們的談話，娃德勒更加向后退。她心里害怕丹貝拉会和那拦路的孩子打架。假使打起架来，丹貝拉会吃亏，因为对方的身体比他大得多。

“我們走吧，娃德勒。”丹貝拉說。

他們刚一举步就听到对方喝道：“你們不准通过！”

“我們有什么过失，維薩諾？”丹貝拉声調委婉地問道，心房砰砰地直跳。

“你不可以和娃德勒一起玩耍。”他答道。

“为什么？她不是我的表妹么？”

“我是她的哥哥，有权禁止。懂么？”

“我喜欢和丹貝拉玩耍。”娃德勒說，想插进来調解。

“不可以，娃德勒。我禁止了，你就必須服从。因为我有权利来保护你。”

“但是你不承認你是本地人。”丹貝拉說。

“不管。我本来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后代，不是象你一